北夢瑣言卷第一

富春孫光憲纂集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曾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及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鬬雞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凝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于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爲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客遊外方或止江南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弃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難[redacted]取滅後之殊勝名歸[redacted]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上請除佛骨表異也懿皇雖聽覽稱奬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玄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玄慶休親截髮徃慶州比壞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塋訖便於塋內結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有遺骸合塋烈而且孝誠可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廬基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碁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碁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二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数四竟伏不勝廻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比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碁其力粗贍安取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墉下俟我笑路然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鄧生倦立見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碁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鋌獲免良可笑也

駮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有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

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貫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或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

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嘗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于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絶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荅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此

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儒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宰相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令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否臧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離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投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滈

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進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援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終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宮殊不以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摘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大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王人齎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斷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勑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視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禿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窮位而已有朝士貽書于悰曰公以碩大敦龐之德主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讒之文多不録時人號爲禿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冝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彌成聖政今我得魏謇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正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授謇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謇曰卿家有何圖書謇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二

冨春孫光憲纂集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子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二

冨春孫光憲纂集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子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韓愈焉疏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矣云云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襄羕陽竟陵人也業文嘗鹿門山號醉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目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太常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

其子爲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陽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謂臣弱臣非美酒羙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之甚耶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

所持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友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貴施行馬今日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庶事是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異人駱得播異之及長駢脇善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廻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比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

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速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鬬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猺民瘡分爲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殘

卒迴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有以知失於授任爲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阯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唉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或言其詐葆光子

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於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卽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異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于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卽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 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牓內孤貧者公乘億賦有二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人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待三人見湜公之公道也葆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浪僊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

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得色默不敢荅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揚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賜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僊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恐貨殖至於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簪執耒灌園鬻蔬未有廢代耕豈空罷而爲養安可忘甘旨不迨晨昏今之世祿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彘似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儘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三

冨春孫光憲纂集

盧肇爲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于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二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又接從容起相曰果

北夢瑣言卷第三

冨春孫光憲纂集

盧肇爲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于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二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又接從容起相曰果

在此也其年盧肇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故畢誠相名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議其鄙賈之子請改爲誠字相國欣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嗜金蓮 夏侯孜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鍾動輒請謁餐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鍾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八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梨飯後鍾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酹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寒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爲柳表所悞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惟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

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罄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却固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詰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以藏之于心又觀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達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灃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荆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雖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下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殕人有從朝門拾得裹漆罷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嘗薦賢時號禿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隹壻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隹壻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帝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帝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君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隹婿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趙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帝師建定難之勛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 王特尚書與帝師宅重壘婚戚帝與之

王文公义手睡 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餌飡麪不過十八片曾與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闇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琅邪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徒空琅邪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彩益振爾後爲

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錢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禮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聆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强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旬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匪一山人細訪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孫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春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

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兒相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効也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効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張甚解悉也）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駐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　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而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爲寨凌脇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沼）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匡亂之才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

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任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黃巢自廣州自號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便歸降必有外獎朝廷恥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史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斆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袨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裴氏認恥之說何莫由斯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所謂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

倡樓也

李勳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辭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弟亦名文藻潛慕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賢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日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罷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但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修進爾後果榮名第楊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八座事得於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進士趙觀文桂州小

軍杜狀元及第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居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楊歷清顯聲稱坦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贊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使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飲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榮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

征南蛆吐之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所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 出崔珏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挾兒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効爲望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蔑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安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

崔珏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洩罷 厲圖南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洩溺罷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

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厮僕之役乃脫屨呈之中尉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懌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圖南大笑曰不能剪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酖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惻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頗於使宅堂前芙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也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審是隱者爲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屬禮部尚書綦毋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四時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諭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賚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喜延辟之命欲以南昌戡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恕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榮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馮心緒憂疑莫知所以薦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

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偏於搢紳莫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荆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修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賣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爲浮薄相國夏侯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畧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侯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慕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栎宰

奔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
盧處權罷夔州以其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
亭迴望而哭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
楊柳枝乎 澧州老軍將周藹舊曾服事備言之

陳會螳蜋賦

蜀之士子莫不酷酒慕相如滌罍之風也陳會郎中
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官街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
修進不要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舉粮紙筆衣服僕
馬皆自成都賫致中郎業八韵唯螳蜋賦大行太和
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閽
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奬訓之力也
後爲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
苦爲餅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
餐何物蒼頭曰發生喫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鎮番
禺効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顒俟濡救但盡
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清
官家人嚫海珍珠翠玉市時人議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榮嘗爲僧迈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鄙然貢藝有何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授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弃竟爲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三

北夢瑣言卷第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趙令公紅拂子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徃徃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胤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爨但有顰蹙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俯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榮嘗爲僧迈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鄙然貢藝有何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授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弃竟爲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三

北夢瑣言卷第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趙令公紅拂子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徃徃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胤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爨但有顰蹙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俯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

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欝欝歎惜因有詩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僊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名合得嘗竟以節將爲僊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橐鞬參諸幕客幕客驚恠八座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爲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嘗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苟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岳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厭僕輩紛詬毆拽仆于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兼韜至蜀詰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過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棲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岳有詩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効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

十洲唐末朝士多罹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賞牟曆

唐柳大夫玭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約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曆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彩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曰巴蜀多故士豪偪起斯乃衙袖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恭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建爲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爲繡州牧孫尚書爲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奴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奴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而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

知俊自梁奔秦自秦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日憧惶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此路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樵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惟時俊乃烈士也

崔胤相腋文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兎棺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者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兎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胤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欵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言已曰喜見未聞者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餘頭以爲珎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餘頭也杜豳公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郎安潛好看鬬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耶

畢臯知分蜀楊會附

唐畢誠相家本徽其渭陽爲大湖縣五伯即今號雜職行枚者相國耻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恭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千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上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魯宰蜀州唐興縣良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子家供待而簿一虛名長馬乎雖强解軍職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臯之次也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弘農甚思一見而潁川輒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嚮風久矣幸獲抵奉敢以將來祿等爲請勿訝造次潁川呼人爲卿乃謂

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誠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邦即三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爲愚話之

妖人僞稱陳太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州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彌勒會北中金剛禪也）窺此聲勢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其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肆正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川俾隱不誅識者曰陳帝師由閹官之力無消塵之効盜處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磎相高才與學魁絶群彦爲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詞許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悶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

蔡荆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荆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彦朗彦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黄寇犯闕顧彦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相薨其弟彦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 盧光啓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後在翰林暑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乃造牓天以其進取

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盧相光啓先人復刑爾後弟兄修飾詞舉自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趾多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言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効之蓋八行重屢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閑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相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畧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叛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嘗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爲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止詹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

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修乃荆之居人也率有焉又連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爲者其人以醋漬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修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于世

成令公爲蛇繞身

唐荆州成令公汭領蔡燕州軍戍江陵爲節度時張瑞謀害之遂率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泝流而鎮渚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爲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率州韓建（成令初姓郭後諱本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爲腹心凡有闕政賴其規賛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衿加以騁辯後人又多矜伐爲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微過

皆手刃之竟無亂嗣樓舡之後幕寮結舌終至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未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 羅九鼎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沙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授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沙即其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公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巾

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貂遥見促召衫帶過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岳神斃張簉

唐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靈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簉亦輕易道教因脫藝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拽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開石函爲冥官所録奪筭見宣室志李載仁郎中目睹爲愚話

之

柳婢譏盖巨源

唐柳僕射伸賢鎮鄭城有一婢失意俾將於成都鬻之盖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盖公欲之乃取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盖公臨街窺窓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召俾就宅盖公於東繞内選擇邊幅舒卷攤之第其厚薄酌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僧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

爲柳家細婢虎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隷屬邑惟而辭之師儒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　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爲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欲登廊廟必爲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胤圖進士榜

禪門有祖胤圖得佛心印者皆以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惟也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實琯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正有氣焰能爲人致科第翊聘女與琯琯爲言元昆果有所獲

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葬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葆光子嘗試一僧備諳謬妄一旦擁從說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胤乎是則宇文翊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齊名

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温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咸爲鄰舖假手號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揩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　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来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内坐軍將識相國無學也宣室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也又謂曰得非大參薄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

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
無取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
竟流落而死也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雲詣韋
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罏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
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幽公聞之
寄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徵云温鼠竊於江淮爲親表
擯擾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爲其
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
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又誠託於
學士某人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
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爲周寶妻 耒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
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貌素以豪
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
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一日具車馬偕歸
崔門曰昔日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
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僊傳有徐僊茹君南岳魏夫人壇羣僧調之乃自慙仆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衛也已

耒山尼開堂說法

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强暴尼憚死失志隱峯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勍暴橫鞭人之胸與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墓順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僞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殞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況治容誨淫者哉孫棨舍人著北里志敘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公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可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葉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柰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裴坰之子禕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毋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霜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來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贊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荅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杜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咍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咏開珠網穆天子紅鞿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鄠郊賦叙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令狐公容狀木團頭附

唐大和中閹官恣横而甘露事王涯等皆惟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拾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火洎宣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亦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團頭自是四方効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令狐公容狀木團頭附

唐大和中閹官恣横而甘露事王涯等皆惟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拾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火洎宣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亦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團頭自是四方効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

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僊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文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比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謔之爲四君子也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誡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纔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嘆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拋若一邊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目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徐相譏成中令

唐乾寧中荊南成令公汭曾爲僧舞據渚宮尋即真

命年來騁辯每事標特初以澧郡舊程巡屬爲土豪
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爲處
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公雖加接
筵而常怏怏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
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火草賊耳令公
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
談聽之亹亹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
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海黃茅
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令曾爲僧也終席慚耻之

韋尚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
彗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
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
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
竟登廊廟奬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
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
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
碑詞華典贍于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

延遇因以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邪建薛使君列衙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瞽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陳陶癖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僊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以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氷狼子瘦思鸇鴆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覓衣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鐵筱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琊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琊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蠻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董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　不睦表章遍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盃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公侯謁紳相知其文詞請譔一表其畧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緑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白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幸

錢尚父始綏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繫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舡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

之

沈蔣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儀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康游儻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居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沈詢字仁諱官至丞郎濟其美又外郎班者蓁不雜亦號玉筍班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廻天之力僖皇播遷進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至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門皆由中外之敬泊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張公耻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羣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

陳啓事謁李詔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則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授令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

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許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說仕梁爲中書舍人倅軺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redacted]北關西悉爲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籍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郡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嚴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安師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徐威將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董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情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立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凡十日而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尅執之蜀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爲其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戰艦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戰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即可知也餘非拒諫斷

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說蓋前定也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代之王蜀先主時爲草賊剽掠諸縣乃擁手下兵投掌武署爲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請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頭有唐突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粮闕乏兵士擒拽掌武親吏駱別駕名忘者縊而噉之由是懼罹其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韋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嶠封與羅隱齊名皆湘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惟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爲縣令即可知也以章嶠封爲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羅隱宰錢唐皆畏死亶命也章羅以之爲恥錢公用之爲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嶠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温飽而卒

裴氏再行歸登尚書附

唐裴司徒璩性靳惠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制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聘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夫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它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曰別適人亂前在行河東始也元頏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玭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

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鄙嗇爛一羊胛旋割啖封甚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避蠻 王先主附

西州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爲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行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也　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郛亭遍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亭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此僧多爲掌武決策人謂是龐勛漏網而變名也奉使

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九十三日樓櫓轟然旌旆施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薄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捷託泊逢開創誠思徵召爲幕寮排擯卒不齒歸竟惟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蒙極言幕寮擯其才學不延譽人非達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袁淑於豪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岳師符載徵君爲文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凜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燔而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

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袞不就西川辟 楊雄 李頻 黃匪躬附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闊兵難備歷饑寒蜀先主致書於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楊應聘外郎知已曰誓擁馬通火服弊布衣以俟升朝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丘乎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楊子雲三息亡遺骸葬于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乎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即

遣其糟糠別婚士族黃郎三十年不迈鄉里于時妻毋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啓事 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棋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百盃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祕校卒於咸勝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王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箄射法悉皆洽

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台座事藝如拆機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符載侯翮歸隱 趙嬖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優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醼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依棲

韋公特與譔真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據[illegible]之意符爲其所廖凡有戕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戕奏藁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爲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羙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兇人曾覽符公全集其文簡舉清便人其堂奥

者唯建平子覃正夫乎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
汎非許之流湛賁卒於彭山宰墓銘即宋文也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水壺以拔萃
出身爲邠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内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疾朝士潛推伏之僖宗
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
圖霸居致幕府先俾節判馮涓候其可否馮有文章
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
都爲侯公軼邮甚德之其辟書即馮涓極筆也侯有
謝書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戰表坐了檄書
愚先人馮之小將也趙嘏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

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　王
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五

吳湘事劉漢宏附

冨春孫光憲纂集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强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及甚豐纖羅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贓該之具坐賊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湘事劉漢宏附

冨春孫光憲纂集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强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及甚豐纖羅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贓該之具坐賊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悞我也馬植曾爲衛公所忌出爲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爲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漸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蔑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雙峯禪師文 如海道士附

唐裴休相公留心釋氏精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世世爲王弘護佛法于闐國王生一子二手文有國相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勅旨不充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玄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是信淫爲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爲致一宰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

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岩爲廣帥岩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尚書傳此一本全寫李與相國舊傳也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陽也盧丞相耽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公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泊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乃與神送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爲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易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贓罪自有憲章然而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請朝覲奉吏員布亦然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劒而死今若行

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柰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日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宜其不得聞於斯論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慚求出鎮智計已開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眞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有以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晬適值懿皇商憂之際皇女忽言得話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則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奉華莖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廻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僊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之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言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

不扃鑰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爲修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峯韓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孟子此外雖家屡空終不自奉亦不守於子孫近年宰李璹乃嫡孫也嘗爲語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僊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往　卽李貂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　朱進士酒狂東皐子劉虛白附

陸相宸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平悔吝各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成　朱秀士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揚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　於酒龍州防禦使辈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詣之辈亦使酒新鑄一劒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皐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　竟陵人劉虛白

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户稅任他荒邸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違誥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等同奉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迨其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夫子之墻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檄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

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與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須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驟進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爲已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

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致意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云因任華陽捕賊）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敗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穆刁陵作念經行者至獅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豈曰出官時人曰拔士爲相自古有也君子其言不出恥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辨給欲整其亂衹自取辱焉洎縗未申而教樂僮吹篳篥甚爲識者所責也

李羣玉輕薄事（韋沆附）

唐李羣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强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荊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張祜之流李少蓬善夷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爲同人所誘或曰曾爲荊之幕下假書題謁澧使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戒

其輕脫所齎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嘗宰襄州樂鄉縣京兆僑于是邑常来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郎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怒也

以歌詞自娛 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俞允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

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矣 又云長日唯消局棊故并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

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畢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爲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賄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賤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進引皇藉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賨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賢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二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搏　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皇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

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荛書皮日休博士爲友皮寂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陸之比也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荛謫官沒於湖外未聞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詞云寓於東吳郡陸龜蒙爲詩論之交

一紀無踰龜蒙死爲其就木至冗情禮不闕其後即諫議大夫高公承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荛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携手過市見利則解顧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哉

李磎行狀　梁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妬忌羅於非横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

明無爲上下二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揉枕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 元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題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拱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鄭文公收與盧相拔親表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詬不覺硯飛觸潑詞宰相鬬鬨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賞給事附

古者閹宦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閱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爲班行備員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襴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內楊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終蜀郡卽卑庸夫時得親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膝行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心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冊贈命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覇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顧升降 方干附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酷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垂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學士話梁震先輩愚於梁公處聞之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爲貴子弟所排契閡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召之辱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粗糠也由是不果召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

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業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玢藏跡於荊楚間楊即泝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鶴人翰林平魯賈島附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奬拔寒俊至於掌詰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諫故事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徂逝免貽伊耻也制貶平魯賈島以其僻澁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石涼附

唐昭宗劾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爲强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

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採桑乎關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溆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涘流連水邉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都頭非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溆乃撲壇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夫子 蕭惟香附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詩贈人曰蠟燭曰自古清香勝蕙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子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凉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比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緑窓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盧嶼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窓下

與進士王玄晏相對因奔琅邪後涯治不禁王捨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縊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七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日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近日佳句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終是不降恩澤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畧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或云孟郊王維於翰林今兩存之

鄭綮相詩 李程附

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與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恩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郤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于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蜆輪蟻子競来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嗟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王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曰此詩屬對可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知蓋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

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來鵬詩沈光楊敬之附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章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緑荷風剪破賸他秋雨不成珠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章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爲閩從事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毋置

座右行坐諷之其畧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强秦去矣蜂巢聯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璽粟祖龍藏矣其十載改更興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

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李學士賦讖劉昌美勾儒偉附

唐乾寧中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俟水齊去焉有朝官李堯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

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殆爲人之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旋行桅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吸其舩而倒卓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嫗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户陳小奴棹公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着穿白缺衫皂義襴青袴執鉄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嫗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問云此行無妳嫗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識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僊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玄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捨己俸三百千以修觀音堂此像有靈矣剩三十千入已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慎還此錢玄悟乃戒門人齎衣鉢而償之復卒也

西川孔目官勾儒偉於其輩最

號蕘直也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卽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也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遠狗判店門開租庸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後人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著之乎意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涜行文卷 皮日休 莊布附

唐晉相李涜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奥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涜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哭磎相麻因而貶黜涜以大彰先世因賦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涜酬云犬咬天關彩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童呼僊吏一封紅篆書爲奏塵寰事八極鼇柱傾四溟龍鬭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澹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雲啓金匱方與清華宮重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惜沾施生人血欲盡攙搶無飽意甚有六義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鞾鞋賦遍相謗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賤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請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太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棊昭宗初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妬善者屬和韋詩其畧云讓德已聞多士

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消詩以消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妬善者作此詩假爲公之名也頴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頴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囬緘祈爲假手頴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頴川曰曾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王超戩奏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戩奏文檄恣意翺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戩奏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止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戩奏超以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賛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强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興元閫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人名石欽若者體効其筆爲劉知後判官隨

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事露鋒頴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荆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修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生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也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劒表 蜀庾傳昌 顧雲附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疾有寶劒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劒武庫神兵先皇所賜既不合將於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陳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畧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閤無因許再窺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暢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而聞於古人也 黃籙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濁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盖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師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胤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止於歷帝紀也其末散慢殊非簡畧所以儒生中變通者鮮也裴晉公臨終進玉帶先帝所賜自占表文與今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劒表令狐公曰今日不假多云乃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一旦雪下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人爲髆兒（恐是奴字）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占云崇文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个髆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着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太尉駢即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蜑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洞庭湖詩 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逢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過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爲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其姓而忘其名戲謂巳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絶矣諸人幷勿措詞巳公堅請口扎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戴

常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於賈復有包賀者多爲麤鄙之句至於苦竹笋抽青櫱子石榴樹挂小鉼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爲水敬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水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究采風之義也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碉砂發非干駭石傷牒高身上職盆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悤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云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云可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

和南越詩云曉厨享淡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絶倒莫諭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爲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 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蓋守寒素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

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息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 奇章即牛僧孺給事中 見杜紫微牧之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韋杜氣槩 李頻附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篛篛時韋相國說有一員外郎寄寓荆州或話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簫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 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祿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惛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亞謂司空曰閤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郤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

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崇龜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于時杜相鎮江西相國大拜也

玄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琅邪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致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慙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黃鬚黑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録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思誉畧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絶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方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窓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窓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窓側栢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宮人寄寓

於此室女有才貌未聘近中心疾盖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娼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家自疑非夢所遇姬芬香常襲衣盖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冨春孫光憲纂集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鷄鷄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酹酒 裴廸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親表

於此室女有才貌未聘近中心疾盖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娼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家自疑非夢所遇姬芬香常襲衣盖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冨春孫光憲纂集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鷄鷄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酹酒 裴廸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親表

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汚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於主人咸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於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裴廸者贊相之堂弟無人學於荆南投筆趙司徒爲虞摠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諭朝賢問風規極惟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楊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列同列以其名楊楊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楊楊即小兒褓衣乃綳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楊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所誤也　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辨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爲名洎無以酹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僭客僭童齊丘用礪希敎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　楊公生五子夔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賣

唐張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

塵外妬忌不敢耻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間常致書題問集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竊其父與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公巳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懷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爲楊鉅愛壻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恒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鄧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實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侯涇忤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涇有聲彩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盧琢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皤然一叟也涇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録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云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通入涇乃自陳垂踈公亦遜謝恕其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動十

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乃慙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盃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宇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亦甚悲憶遂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却令生

於況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然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偉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斃悼念不已因入朝未迴其猶子左補闕曙才俊風流思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沙其詞曰枕障熏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

臺灣國家圖書館 TAITUNG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憀忽覩此詞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恕之可矣諺曰小舅小叔相槌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賈島附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滻水逆旅遇唐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欵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驟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昌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

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沉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然盧未嘗知舉盧相携耻之拔爲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張楊尚書無忌諱

唐張楊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朝籍不奕陰告也東都相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貿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趨耳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惧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也

荆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友山禪院僧房有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日暮趙遂同載歸楊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愛妓爲父母奪與諸舊放

李悵恨不已時諸暮放與日用之幻惑高大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卿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祆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猆牢遽睹腐敗轜司

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内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而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大夫下簾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幅臆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云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八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弘微躁妄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朕斯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太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事因墻頹中郎夾入墻界五六丈知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弘微躁妄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朕斯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太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事因墻頹中郎夾入墻界五六丈知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擯弃幸矣

楊收相報楊玄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或一日客將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榮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

時幸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仇殺楊玄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溯牧龜範曾趍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矣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舡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詣

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張此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絶纜沉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巳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驗 陳微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者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七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修或一日行於村路蓊蒼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路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刺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司申

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遣出東界所司不諭繩絞賜錢一千逸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环玟事

荊州成令公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靜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环玟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啓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廻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redacted]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即成氏滅亡未可知之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孕多荷芰或有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絶麗閑其明悟若神僊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玩之見

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蔫萯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爲廟吏所捕其女僕自經而死或一日却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實因以魂偶經時而去見山甫閒談

雲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蓋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嫗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以柰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竟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瘵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芳子自陳人鬼殊塗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劉靈出示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蘄臺子弟少年時往

丈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瘵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絶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祕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玄機徐月英附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憶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矣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乂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乃焚之月英送葵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

戲也唐末有北里志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
游之事或曰孫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羈寓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冠盜縱橫
有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
無所依託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閥
以身託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署尋訪親
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
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
難爲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
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閑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蕭之子洎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彩
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
曾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
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
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乃三十舉方
就仕官歷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
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不爲小文而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號爲周禮庫盖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其上聲全刋吳音方當上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曾見韻銓鄙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行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倣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啓事隨啓詣公相門號爲門狀啓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謹祇候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更改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州公館翌日修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荅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爲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怛

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諭方抱憂惶俄亦遇害以將滅口於時李公遶聖善所憩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冤梦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殛果爲拱所誅葆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說李公汧曾放殛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爲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即史補之說信非虛也悕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嬾人柔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廻歸葉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珎玩簫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白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

宴處分兩轎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諭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捨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却其賂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揚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將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家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卧魚犀邊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迫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張興師決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逆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嬌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晏見其辭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公處分見惟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慙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迴至堂前喚興師責怒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北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狄右丞鄙着紫僧 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踈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捨之矣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栁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狄右丞鄙着紫僧 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踈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捨之矣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栁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修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 鋌江西判官後爲西班小將軍於黃州遇害

張翶輕傲 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翶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翶兮寓止淮陰騎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只此兩句合喫乎二下三下 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背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號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粗有文筆李候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 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扁遭擯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裹頭褲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住郎頭何爲作散子將脚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話儒雅凡遭訶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生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僊

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魯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殿衡侍郎也以劉氏之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慤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

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盩厔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聞次即諱福揚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亙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賫油衣及避雨

於坊叟之廡下霧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饑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二精琢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則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斯則大優穆刁綾空屋也將優忽至此丞郎慙謝之優公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

絕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流不揚自謂眞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譖也慕僚皆悚而退李洗者渤海之昆仲皆有文章洗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洗詭詞以賛之民曰偶未慶賛爲僧院地遠爾洗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洗俯仰朗聲曰錫鑞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又趙璘員外爲裴垍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二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怜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因此一定裴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温庭筠號温鍾馗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脚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與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闇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笛諸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山上一隅有顛仆字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怍垂之又垂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鵸挽鈴

唐温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衆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鵸一隻尹曰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鵸所在捕之其鵸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

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棊客

唐僖宗朝翰林棊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甚遲況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冠犯闕僖皇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次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着棊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也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眞誥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以號鬼帝世人有功德者地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棊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眞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矣

辛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迫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

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姜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奬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而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以疾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絞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貯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北夢瑣言卷第十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冨春孫光憲纂集

張直方與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欣侍異禮他日於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許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偃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迭奉薦裴益悚忉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冨春孫光憲纂集

張直方與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欣侍異禮他日於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許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偃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迭奉薦裴益悚忉

薛侍郎紙裹鷄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于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衙命梁園梁祖會客將約回乃謂謁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廻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且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主話及鷹鷄薛公祇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鷄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使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直須惜愛果以紙裹安鞄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到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踈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杖了階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滅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爲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後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廳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義文崔公指一物俾

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篤所業執贄甚稱奬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爲崔公綠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劒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搏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皆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窓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魯依相國門庭亂離

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
夏樞獻此術於節使浦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
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劒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
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强山人甚詳亦
嘗與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
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
點制不謬衆語皆嘆美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
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
一道士蘊此利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
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即不傳
唯此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丹也
非已能也

蔡畋虛誕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干
之取尾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
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僊燕公求之
不得久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笞
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

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治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得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俜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撫得其事爲命話也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殺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款維申公告獄吏要見皆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花金藥欲獻元戎劉公 匡容 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毳毛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誘術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

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黠汞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黠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士著緑衣衫長在街衢仍還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藥祆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黄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鍾江然畏韻川知之遂旅游資中郡消聲斂跡唯恐人知寓應真觀修一爐火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

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内江縣韻川差人吏就所任害之所修之藥道士收得傳到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壁尚書戮律僧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執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爲尼者皇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

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惟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垂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恭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爲恥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爲聚叢數律乎道不虛行

崔玄亮降雲鶴趙駕僊梁修齋亦降仙鶴白太保爲贊

唐崔玄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修精至不捨晝夜常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睹

玄亮典湖州威儀附

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九職事軍校及茶酒厮役祗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超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腳在鐙內因拖拽而死也又王蜀時王局觀道士趙駕僊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修齋入壇行法事其厮僕卧而驚魘問尊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一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僊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修齋度江舡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爲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

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荊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爲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祆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窓隙悉其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與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閻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爲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離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面其從母爲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魯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爲後崇魯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懽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爲掌誥之美竟廢於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騭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爲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又何也心爲靈臺既與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富春孫光憲纂集

盧潘神俊

唐盧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以英雄自許歷数鎮處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賕其家事力不克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鄙者乎

富春孫光憲纂集

盧潘神俊

唐盧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以英雄自許歷数鎮處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賕其家事力不克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鄙者乎

楊收不學僊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爲直蘭溪縣主薄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假皆至丞郎發以發生爲春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臾古鼎反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鐻鑣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僊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相即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也他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之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斃壁魚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夔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僊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僊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僊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龐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

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僊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受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相欲濡染以光刋刻亞台曰惡扎固無所恡若以潤筆見賜即不敢聞命相國飲之書訖竟不千瀆也 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擅施靈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岳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瀆書碑誌許奉一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肎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 李高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表許之術於京城西幾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暗有資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寇犯闕僖皇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楊生嗟歎不復言知人之鑒也 王

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昌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昌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昌相善不信昌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爲羣兇所憑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緑林之嗎矢也先是李昌有書乃玉局化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垂字去即垂角楊生不果去而李昌齋日就擒

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江西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田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

農驚悚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煞諾之懇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忽似有見召踰日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柳氏子僕頭腳 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常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出官瀘州郡洎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暮中有昆弟或云瑑相或云名佩之子省之亞台迴面且云不識家人白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諭尊卑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幞頭腳乎固宜見恠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此郎君垂下翅翅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修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粗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傳及數政莫知於今存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勛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禧實之子隨毋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眷大騎碧暖座毡紛錯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夐爲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疎因指同席數人爲証顧無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苦口草碧暖坐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楊席上愈笑方爲魚袋更僭也刺

茂州入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恠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孕帽于前如鷹嘴後露腦枕恠而截其嘴也又登樓見行人戴檐敞蒂帽云破普沒反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儉素愛之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瑮俾薄且因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僊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冠之後所失已多唯機頭褲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空監云不聞裹頭於是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旋器托裹椀楪徒費工夫又云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愼之因述柳氏樸頭引起数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澹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爇藿不給未嘗隕穫於時中令延接朝客事有依劉之言弘農韜藏不及

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聽不致闕申情理無以入翰苑秉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奬遇今宰相何必要其至於垂披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殘却納朝廷號爲鉄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樓南岳與玄大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没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

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採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飜入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甕子熟發崔訝飯甕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米不入非不康即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須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詼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

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舡舡拨梁板漂遁沈子亦漂而死詢鎮路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剸刃於詢果惟兇手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婬其牽攏官陳志其名之婦陳爲同列所戲耻而發怒伺便以冷梨擊殺之馬氏有其位于今禁冷梨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懲彭城之遭罹也嫉爲大罰昔賢垂戒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鑑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 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禍潛常於四時燒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日暴卒翌日而蘇乃具牓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人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爲我詣衙具道此王公聞之悲泣慙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與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岳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修者曾曰真君云上僊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夜夢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岳中亦信之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幣湖湘

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惟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瘧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夐郎中宅在東都敏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岸並不衝圮李宅異事也

張璟爲靈廟草奏

盧成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大嘆灘損舡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索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疎奏於岳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山甫與寥隲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滻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爲悲悼即可知也行及駱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行父母怪而詰之我爲滻水神之子强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蕪遜謝撫慰差人

送來緣夕旦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扳茅蒭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漼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官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猶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倔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

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勑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岳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虵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事比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於普州安岳縣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虵也 唐峯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負版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典郡其二子道襲等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

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野坐聞鹿鳴其表曰戴釜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蛆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乃於穴外扒土恰容蛆頭俟其出穴果入所扒處土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嚙而僕蛆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啣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冨春孫光憲纂集

草賊劫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修從容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劫殺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彦槙于尋爲亂軍所殺非琅琊公訴於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曰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滈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滈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滈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劒歷階而上謂滈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滈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滈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受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魯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迸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崗松栢皆手植之

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儉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何論乃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絶倒

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亹亹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書翠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朴之輩沮其

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刑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本軍爲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爲前鋒時潯爲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於關後廣爲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爲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刑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理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爲潞帥降太原葆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晝錦也嘗以

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栢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南欲赴關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于常山府郭以申離戀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關迴與匡威相遇伺登寺樓觀鎮州

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忌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伏伺詰理所乃入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于缺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鬬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踈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皷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來年不以神明扶持何以獲也

李全忠廬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會爲棣州司馬忽有廬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高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也建章曰昔者蒲洪以地中蒲生九節爲瑞及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可舉爲戎校諸將逐李可舉而立全忠累加官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李

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郁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郁曰弱冠後兩周星徵行於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馬郁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郁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如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閫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强嫉之匡儔按劒而俟夜深妻廻出步

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牋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嫉殺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僊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齋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僊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歸然有女僊之處侍

舉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僊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及迴風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以帛苞麥屑置於水中模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僊家遺鮫鮹自齎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具言國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建章所進鮫鮹篋而貯之如軸之如著以紅線三道扎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冨春孫光憲纂集

李茂貞脇君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匈服之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織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詼有凌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屏扆守怙而坐除宰臣徐彥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冨春孫光憲纂集

李茂貞脇君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匈服之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織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詼有凌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屏扆守怙而坐除宰臣徐彥

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咸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皐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瓘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吉州司户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曆年間洛都有變爲亂軍誤害時皆嘆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知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洽背汗流不能對但云南北司交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計西川失謀李磎廢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其職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

終身退讓令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遂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訴崇龜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鋌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鋌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脇君磎亦遇害其子浣有高才同日遭罹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鋌亦寃報之一事也海說劉崇龜哭李磎麻今本云魯故側注龜字

蓋從衆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皐是也然則時有夷險不可一槩而論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書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以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賓曾獻書以規其言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

容談笑之秋也爾後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也
鄭文公畋首唱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冠鎮靜關畿
一旦部校李昌言脇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
崔瑨湖廣崔瑾福建韋岫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
薛能河中李都竇滈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倅用剛之
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朴鄆爲大言驟居
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卯擊石
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
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耻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韜畧以索韃爲兇物以鈐鐵爲凶言就有如盧潘薛
能者因爲龐才一旦宇內塵驚闔左飆起遽以褒衣
博帶令狎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則韋昭度之憚王
建張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本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
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
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
皆習吉所譔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
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

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遥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過是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逼脇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宰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録而殺害鄜王等八人以孤君王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王録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乘輿欲盖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糺率諸侯

述保大定公之志也以爲唐運凌替皆由曆數自黄巢既戮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玟王行瑜繼之繞拾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温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温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國誠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即成令胄稱也）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國諸侯不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糺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隣共張聲勢而乃助

築作孽畫匹成蛇捨我善隣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匹字未曉

孔緯惜塩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数鎮兵力强盛表請塩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不可吏曰朱公若收塩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爲張濬所誤貶之他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弘信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翁巫有宋千者忽詰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又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審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

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　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粮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君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孩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師薄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弦共甲襷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摩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强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表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却治甘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內逐

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師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號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冨春孫光憲纂集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駝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胤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師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號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冨春孫光憲纂集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駝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胤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關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胡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遥見詬之曰此胡窮也胡爲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麪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原救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城州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爲蜀有方變謀郤助鳳翔于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韓建責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僞襄王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襄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比投太原道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爲韓建挫辱極罵爲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

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爲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爲之因斬之識者爲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爲所賣時人究之巨川有子慎儀仕後唐爲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携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梁鳳曆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勳臣詩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意焉

朱令公爲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圖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傴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帝爲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胤判

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爲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弑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欝欝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顧仆入內軍士躡而追之帝叱曰友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爲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弑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

我後全忠即位爲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爲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冊爲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踈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罷胤密啓云太子曾竊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須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即位天祐中全忠以舊朝搢紳官尚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赟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已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玄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轅裂玄暉與柳璨及弟瑤珮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

從之爾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酖而崩唐祚自此滅也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玄暉爲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魯使宮人阿秋面召玄暉屬戒所乞他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玄暉到汴州責以太遲玄暉以傳禪先須封國受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玄暉奔歸洛陽與宰相商量爲趙殷衡誣諸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玄暉時人冤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修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爲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琢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强近告投夫以年　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訴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强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天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叅門無賴所至不容會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故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荊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自梁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冨春孫光憲纂集

以酒致禍

梁祖霸國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誤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温大張樂邀不至乃藏耀食於王將家彥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冨春孫光憲纂集

以酒致禍

梁祖霸國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誤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温大張樂邀不至乃藏耀食於王將家彥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耀裂其禁械斬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
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
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
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召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
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邃欲害之仁矩鞚足端簡門迎
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
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蜀先主遣押衙潘嵒持聘嵒飲酒
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之飲酬梁祖曰
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嵒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
第注酌嵒並飲之嵒愈温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
瀉因臥俾人偵之嵒簪簪冠子秤所得酒器次汴
人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劒閣道
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何以過得頊對曰若
不上聞恐慢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
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
璆先降與璆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

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資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筒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廸等伏劒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篇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拽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琳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弃城投揚州

馬景詿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且思班退親從

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舉者以戴矣今姦黨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爲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將大出兵迓景請因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進叩岐闉以軍怒東遁爲告且言列寨留卒尚方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失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録其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狥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區如無人不十里果夙騎却走岐人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啓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李

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爲汴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皇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咸或然之時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

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着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賞唐帝禪詔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于陳蔡間濉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磑磨咸用充饑天軍四合巢窘不利其黨駭散頻

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于大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浦下裨將李帥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烏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軍前朱友裕爲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趣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忽遽之際忽見溝內罨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授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梁祖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抵候吾將乘馬欲出園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唱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江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于御榻之

上初聞王落于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懼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內云門裏面若有人否所以忽忘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游于大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舟忽傾側一墮於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濯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癇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弒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梁祖圍棗強事

梁祖未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六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奏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奏曰請一劒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奏頭上中檐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奏梁等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奏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召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秘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栢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栢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冨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温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晁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兄弟嘗加譴杖一日倫崇家金而竄爲崇追迴崇母遮護以免撲責善逐走鹿徃徃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秘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栢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栢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冨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温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晁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兄弟嘗加譴杖一日倫崇家金而竄爲崇追迴崇母遮護以免撲責善逐走鹿徃徃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

氏尚依劉家溫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毋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泣而信是日與崇毋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大夫人仲兄存于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致酒于毋歡甚語及家事謂毋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毋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輩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蓼曾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疑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詼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耶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陀磧立沙陀府以招集降虜彼克用祖朱耶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藍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並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爾同鄉里勑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受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勗梁晉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

祖皇帝在妊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耶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晴斜非耶也）

親王拜藩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相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莎城太原克用領蕃漠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奬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賞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公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水上構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水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絶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筭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傅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胤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爲行人即出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敝賦已及於此期於無捨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修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剪之意宰相

崔胤嫉忌尤甚上勑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視崔胤背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絶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小字河東晉王李公聞胤所爲謂賓友曰助賊爲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軍機多所弘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即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倣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

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redacted]不測之變爲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於舊王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于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詐爲茶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轒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由城下歎歎即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脩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敗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侯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鎮爲梁之名將

駁昭宗謚號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

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忿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荷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待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島

晉世子入覲賜鸚鵡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鸚鵡酒巵翡翠盤十

三讀春秋畧知大義嘗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倫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于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已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筭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具爲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畧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建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讐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蒭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趍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閽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祆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陽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奇之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閽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祆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陽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奇之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搖于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得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慢媪誣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伐不事生産雄武讌和臨財欲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僚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奉霍彦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若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冤維爲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廢下稱唐請更名

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
刃血戰爲唐室雪寃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
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
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
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
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
出家爲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
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
存霸以剪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
紀存確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
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殺之
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笞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微寒太祖攻魏州取
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
笙及笄姿色絕衆善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
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
更詣鄴公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

昔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夫鄉之時妾父死于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著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出于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禆販所齎樵蘇菓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閹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齎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已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于塗粉擾雜之間時爲諸優朴扶摑搭竟爲閨婦恩怜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襲盛金合扉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爲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簣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温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翔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剥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疾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東手歸朝温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寘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廢黜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温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失身廣庭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陷于廣庭宰相馮道尊冊契丹王廣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晏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

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厥欲多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屢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刺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兇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爲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即非品秩升遷唯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illegible]誨用事[illegible]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讓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弃蘇合之丸取蛄蟟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宣從聞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赤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回誡汝州刺史崔簡爲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贓史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狥親由是皆就戮

誅不孝

綏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勑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圖回圉雍穆有裕風彩俱異圜美姿容有口辨負籌畧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

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絶倖門憂國如家切于功名而
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
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
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
外寃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冨春孫光憲纂集

玉界尺

太傳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
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
梁時同平章事以兩登廊廟四退田園五行五常不
敢暗室緝紳仰之

周玄豹

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
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絶倖門憂國如家切于功名而
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
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
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
外寃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冨春孫光憲纂集

玉界尺

太傳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
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
梁時同平章事以兩登廊廟四退田園五行五常不
敢暗室緝紳仰之

周玄豹

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
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謂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令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内衙太保乎或問前程惟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巾櫛有時誤言大犯檀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無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事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常若詔輦下即爭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禄卿年至八十而終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記符命言無不符驗果神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言甘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耶爲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屬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

來對于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
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闕上謂侍
臣此老耄自遠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
笑也既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迴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
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趙鳳揣言於執政曰
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宫中已施
數千聞毁碎方遂擯弃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
僕嘗識之

崔協對敭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
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
協强言於座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
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
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飛役
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
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慙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詖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歸人於其所[redacted]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十數番餈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夏魯奇附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拘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縑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即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鑊于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之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

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教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于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得勝寨所居一茆菴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

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而欲耳稟頻聞時重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味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優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見忘持兎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兎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張虔釗附

涇原帥李金全歷藩鎮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何如莫先以進馬爲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振之方上聞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是求口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贖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

舍利對曰剩置僧居即
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疏上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勑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草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也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廷光奏對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幾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冨春孫光憲纂集

療疑病

元頠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效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後不得令娘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鱠奉候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冨春孫光憲纂集

療疑病

元頠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效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後不得令娘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鱠奉候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閤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於上施一甌茅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曙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憩謝卿曰郎君喫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意鱗之會乃權詐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有杜彥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脚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舡走馬去死一分知是跨御常宜戒意也　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脰前引肩高於項乃一生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生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且穩免勞控制唯扇底幾也既免蹄嚙不假啣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鞚控不暇安能左旋右

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甚便跨乘是知蹀躞者跨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比君子者難逐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厨人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　有聲不濟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褐游江南至吉州閤阜觀遇修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酬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矣豈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遷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伯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勛所脅

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必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其方便能剸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勛疑曲訴色變身戰因搜懷袖得七首焉乃令享之翌日召雍赴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侃隨軍至荊州令侃草表述其所懷侃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爲領於江津害之矣　唐末蘇循尚書謫嶺

荷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勒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侃爲人蘇誠遠矣

王迥車碾事

王迥舍人尋有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迥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爲車轂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耶

杜孺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

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牧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爲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淀麅常以蓮子浸於麅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爲種即其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着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人以鷄屎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荆州文獻王未薨前数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供奉官胯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黄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攻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過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劒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以青城山下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

謙約與西門李玄爲季孟也于時詼官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盖邦國之不幸也

先是路巖相成都移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沒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氏公郡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直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蔭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甚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停汙乃以廉直市之俾妳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指標得餅一箇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田竇雍無文藝而取名盖飲啗之力也得

於元中允数賢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居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娄娄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欲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於陵州多上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門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恐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相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病愈蔡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悤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千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数輩就岳麓寺詵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

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蕪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强飲啖以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 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